

九、禪 觀

【問】參禪何解。（鄭敦）

【答】禪是靜慮之義，須從參究入手，故曰參禪。此必有明師傳授，非可以己意爲之。

【問】禪宗如何著手研讀。據何書典。（許再興）

【答】初步看書，宜永嘉禪宗集、證道歌、小止觀、再進六祖壇經。

【問】精神統一與禪定何異。（林柳淋）

【答】凡專心一事，不問正邪，皆可曰精神統一。禪定華譯曰靜慮，乃放下萬緣，不思善、不思惡、寂寂惺惺之一種境界。

【問】坐禪與靜坐（因是子靜坐法續編、實行十年）有何不同，功效各如何。（周慧前）

【答】坐禪即坐而參禪，實則參不一定限於坐，坐而不參不觀，亦不得謂之禪也。至

因是子之靜坐，前後不同處，前係執著身見，以延年益壽爲目標，外道之功也。後聞佛法，乃改斷妄證真爲歸趣，佛家之功也。

【問】敝地有人學靜，靜下一二刻，就能知未來幾天事情，未知是否禪定工夫。（洪榮保）

【答】此君所修何靜，行業如何，在不清楚之時，不敢率爾批評。譽之失真，恐誤聞者。毀之失真，恐自招過。

【問】坐禪是否無念無想爲妙，或抑心中要思慮什麼情事。（李永茂）

【答】禪雖可坐，卻不一定坐即是禪。以下

所問、僮侷僮侷、「無念無想」、居士作不

到、縱勉強作、亦是失念與頑空。「思慮計

事」居士永不停、再加故作、益增掉舉與

散亂。區區與交有年、略測根器、必欲學禪、

可以隨順與說。有一話頭、就是六字洪名、

只許持念、不許看參、不起疑情、直下承當、

二六時中、一口咬定、悟與不悟、死不放鬆、

不難冷灰爆豆、討個分曉。若遇人說、這是

淨不是禪、切莫信他、妄自更張。要知此人、

是個擔板的徐六、既不會禪、也不會淨。

【問】坐禪想佛會不會有著魔的危險。(信慧)

【答】禪法入手、亦有多種、此須問自己所修何種、何種傳授、修與所授、境與所修、若有背者、不論佛與不佛、俱能著魔發病。再者禪亦不止於坐也、此事必須求知識指

導較爲妥善、不宜暗中摸索。

【問】禪坐真難坐得久、可不可用其他方

法代之、如坐在椅子上背靠牆、或睡著定

等。(楊天元)

【答】坐是坐、禪是禪、坐禪是坐禪、必皆求

明師指示、非可閉門造車、如自妄爲、恐招

魔境。「睡著定」、睡便是魔一種、安得稱

定。

【問】神秀大師證甚麼果位、稱甚麼佛號。

萬望登刊指示。(陳上夜)

【答】區區只是記問之學、大師境界、未聞人云、未敢妄測。

【問】禪宗六祖不識文字、當無文學修養、

「菩提本無樹……」之偈句怎樣道出。

(張弓)

【答】居士不聞有無師智、自然智乎。

【問】參禪如未能了脫生死時、是否能生
生增上。(鍾觀靖)

【答】固爲生生增上、但入胎便有隔陰之
迷、遇緣方可生起夙慧再行起修。

【問】參禪與靜坐是否兩樣不同。(黃涵
一)

【答】參禪有時靜坐、然只靜坐並非是禪、
況坐而不能靜耶。禪法古時注重觀心、現
在多取參話頭、此必明師指點、非可瞎煉
盲修。

【問】有云、禪淨原是一法、惟下手工夫不
同、方便多門、歸元無二、但參禪係直指心
源、剝心見性、比念佛得到三昧爲速、然否。
(鍾觀靖)

【答】禪昔觀心、今參話頭、已與淨法略似
矣、其不同者、行持參與念之分、再則一求

斷惑明心見性、一願帶業往生證果。至云
孰得三昧爲速、仍屬功夫問題。

【問】苦功坐禪、幾年可以得道。(劉學忠
一)

【答】道何所指、得非謂「無上正等正覺
乎」。假若是、少則立地而成、多則三大阿
僧祇劫。云何苦功、云何坐、云何禪、非本欄
三言兩語能明、必先依宗匠去學。

【問】天台止觀及六妙門是否禪宗的修
持法。各宗的修禪定與禪宗的坐禪是異
是同。(黃槐庭)

【答】一、「天台至持法」、禪法既有種種、
豈能概以止觀六妙繩之、不過理有相通
處。二、「各宗至是異是同」、開首是不
同、同則何必分宗、歸結並無歧異、異則不
稱了義。所謂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也。

【附】時當末法、明師難求、如自修習、尙是按諸次第、由淺而深、方有箇入處。至教相明白大概、自己根器如何、便能體驗矣、再向圓頓之門問津不遲。若躐等而進、恐無所獲也、謹貢區區。

【問】讀方倫居士著的禪話、知道「宗門禪」是「惟一心法、一徹百了」、不講什麼「煉精化氣」、至於坐時身體上所現「輕安」、「氣血流動」、「脊背上有一道熱氣、直沖頂門」、亦都不理、但宗門禪是如此、不知有沒有其他禪、專門是修氣脈的。（常魁生）

【答】禪譯華文、爲靜慮之意、旨在斷惑證真。雖有趺坐調息、不過使之輕安入定耳、決無煉精煉氣等事。禪法雖多、其出世間禪、旨皆一如也。

【問】方倫居士著禪話上說到如來禪、重在摒除俗務、打坐觀心、「如調心調息」、「呼吸長短等、皆有一定規矩」、不知這如來禪就是修煉氣脈的嗎。（常魁生）

【答】若詳會前一答、此問亦解決矣。「惟摒除俗務、打坐觀心」、等語、非可望文生義。居士如欲知之、有「永嘉禪宗集」及「小止觀」等書、宜先研讀、方有些許認識。

【問】禪宗大德所說「佛之一字、我不喜聞」。此種說法、與頑空或「損滅執」有何不同。即使說者原意並非頑空、但後學者不解其意而誤入頑空之途、豈非極爲危險嗎。（堯澤）

【答】此對宗門行者之鍼砭、禪家注重單刀直入、指出心性、然此須悟須證、不能言

說。真如二字，亦是文字名相，如說火非火也。行者存一佛字，自是向名相上亂碰，謬之毫釐，差以千里矣。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若將此語向一般人說，是莽大夫錯用了藥也。

【問】禪宗重疑，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修淨則要求深信切願，如禪淨雙修時，要如何用心。（鍾鈞梁）

【答】禪求開悟，悟賴參究，不疑何能參。淨求往生，生在念一，不信何肯念。若夫禪兼淨者，心開惑斷，生必上品。知生則決定生，是用信處。但如何心開，則正東西碰壁，以求摸著鼻孔，此處便是用疑。各異其用，並不矛盾。

【問】禪從無相入，淨從有相入，只要能入，管他有相無相做甚，然末法眾生妄想執

著過深，初步均採有相入，即禪宗的參話頭一法，方倫居士喻為以毒攻毒，也可說從有相入，此論對否。（樓永譽）

【答】所見亦自超超。

【問】關於禪方面的頑空、著相、不落邊際（即不著有亦不著無），這三項請賜示指詳。（謝元甫）

【答】真空之體，因眾緣而起有相，有相如幻，仍是體空，此空有不二之中諦也。不達此義，謂一切皆無，如撥無因果無涅槃之類，即是冥頑之空見。若執著一切實有，不了性空，即是著假相之有見。此二皆謂之落邊際，言雖如此，不下一番功夫，不能領此境界也。

【問】禪宗的修證是不經階次，直透如來地，為什麼坐禪還有四禪的階段了。（黃

槐庭)

【答】禪分世間禪與出世間禪、出世間禪、又分如來禪與祖師禪、有按次第者、有不按次第者、緣眾生根機、有小大利鈍之別、故教有小大漸頓偏圓之殊、應機說法、猶良醫應病與藥、藥不可亂投、法豈可濫授。居士所云「不從階次直透如來地」者、是利根人頓超之事、並非人人學禪、便可一例如是也。

【問】禪宗念話頭、「拖死屍是誰」這句、是指報身四大爲死屍、真實的我爲它奔波、爲它苦樂、爲他三餐……等、是以作拖死屍想嗎。四大可作電泡、真我爲電想、與「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可同一義否。(顏寬文)

【答】「拖死屍是誰」凡話頭要參不要

講、此句重心在參誰字、居士謂「真實的我」、區區請問、「真實的我」、是箇甚麼。未向此處用心、故又多下文之贅言。

【問】入禪定中初禪是離生喜樂定、二禪是定生喜樂定、三禪是離喜妙樂定、敢問離那兒定生那兒、求一詳解。(葉天護)

【答】欲色空三界共二十一天、又將此二十一天分爲九地。即欲界六天爲一地、色界四禪爲四地、空界爲四地。初禪離生喜樂定、離係離開欲界之苦、生係生到初禪之地、喜樂係得到此兩種受用。二禪定生喜樂、謂係由禪定生心識之喜樂。三禪離喜妙樂、謂此地離開二禪之粗喜、而住於勝妙之樂受。

【問】我佛教講「聞慧、思慧、修慧」——請問一字不識(文盲)之行者、如由老

實修行（念佛、參禪等法門）得修慧後，亦能廣說法要否。未曾讀過書的六祖惠能大師，其開悟後之境界，究竟如何。按六祖壇經雖然悟性很高，但未談及教典……名相……他的文字般若如何。（真慚愧）

【答】居士疑識字人與不識字人，同開悟後，境界不同，此須視所覺程度如何。若程度等矣，試問一斤棉花，與一斤鐵，孰重孰輕。禪家之法，乃直指人心，不尚尋行數墨，非真不知文字也。若知六祖文字般若，壇經各偈，我輩能易其一字否。

【問】每讀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自序品第七頁，五祖傳付衣鉢偈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總覺茫無頭緒，諸多請問，所答各自不同。

素仰圓音普賜法雨，故特懇請諸希不棄下愚，賜予詳解以開茅塞。（吳搢）

【答】這不是按字解釋之事，居士不會，我也不會，我若講解，定被祖師呵斥，即便去問五祖，五祖定不我說，這等事不是呆板的高頭講章。請看菩提明鏡一偈，五祖對神秀上座所作者，贊曰：「依此偈修，免墮惡道，有大利益。」對六祖所作者，反曰：「亦未見性。」大眾皆以為然。這事只問會不會，決不是講的問題。奉勸居士先物色一本「佛法導論」看，要學「禪」必求明師，不是自己暗中摸索的。要看書先看永嘉禪宗集、證道歌等。要修「淨」無師亦可，宜先看龍舒淨土文。登高自卑，行遠自邇，若躓等者，多是費力無功。

【問】見到兩句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

不是水」，後又看到「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的話。查佛學辭典，也沒有見到究竟怎麼講。（劉學忠）

【答】此皆禪語，可參不可講，且貴隨機應變，不能拘執一端。茲爲隨順，勉爲解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是即相離相。「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是不即不離。此不過如鄉塾訓蒙而已。居士如習此道，宜先參訪善知識，方有箇入處。若暗中摸索，尋章摘句，恐怕無益有害。

【問】頃讀蓬萊王澤泚先生所註金剛經句易知，他在序後附偈二首。第二首中間五六兩句，不明奧義。今將全偈抄奉。「欲悟真如此最真，何煩別路出迷津。三心除後無生滅，四相空時浪愛嗔。翠竹黃花參淨理，溪聲山色見禪身。須知紙上皆糟粕，

獨耀靈光始脫塵。」研究數時，這一聯終不得解。後翻辭源，在黃字條文下載有黃花翠竹一條註。指月錄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但「翠竹黃花」典故，載指月錄，而「溪聲山色」四字，找不到出處，不知此四字有無典故。這是一疑。翠竹黃花，雖載明指月錄，而華嚴座主之所問，大珠和尚之所答，意義均不明白。這是二疑。至於翠竹黃花參淨理，溪聲山色見禪身，這十四字究竟是一個什麼講解。這是三疑。並請將參見兩字特別指明。

【答】蘇東坡有句云「溪聲便是廣長舌，

山色無非清淨身。」此第一疑之出處。般若法身即是眞如，甚深微妙，只許自參方知，非可他人代講。翠竹黃花，無非眼前一時舉喻，若泥之則去題萬里。大珠和尚不許此是般若法身，正是解粘去縛，若再執著此語，又是麻纏紙裏。亦有人問大珠和尚，何者是般若。珠答云：「何者不是般若。可見語無一定，居士若求明白，須從禪學上下一番功夫，方得不可於註解講章處求之。此答第二疑。至於第三疑之「參見」二字，參乃用心去研究，見乃豁然有所發現。再者，學佛初步，不可驟看金剛、躡等而進，恐難領悟，莫若先看蕩益所註三經，得一輪廓，再閱方等般若，必進門登堂入室，依次第學，方不茫然。

【問】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淺解注解中云、

佛初成正覺，歎曰：「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無不具如來智慧德相。雲門禪師云：「若我當時在座，當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又曰：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請示教。」（龍文泰）

【答】此等語，乃係禪家宗匠之機鋒，專爲對方解粘去縛，會了即是會了，不會即是不會。若加講解，無論非其本意，則與悟字去題萬里矣。要知宗門下教人，不是尋行數墨的，若能一講了事，古人何苦坐破七個蒲團。居士既未學習此道，暫且放下好。

【問】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以此觀法觀五蘊諸慾心，得解脫，吾人臨深淵，履薄冰時，未識應以何法觀之。（胡正臨）

【答】淵與冰，亦緣起假相，既無實體，自是

虛妄。此是三觀中之空觀法。細玩此問、似有含意未發、不明言故亦不懸測饒舌也。

【問】定中看到五欲六塵、固不能謂正定、倘看到佛相、可稱正定乎。（許炎墩）

【答】在淨家則可、是爲相應。在禪家則不可、是爲不相應。

【問】學人之思想因傾向相宗及淨宗、所以過去在內地頗愛讀范古農、王恩洋等大德之著作、而對於某一部份禪宗大德之言論、常覺格格不入、即如某某等人學人亦視之若魔。看了某一部份人的言論、反而使我退失信心、奈何奈何。尙乞大德有以教我耶。（堯澤）

【答】禪語有聲東擊西之類、學者亦有野狐口頭之徒、假若龍蛇不辨、自然臨歧徘徊。尊意惡禪、亦是執著、要知禪與淨都是

尋求一事。不過禪如燒燭尋路、淨如乘車登程、惟末法鈍根真能尋出路者、究有幾人。多有大事未明、偏去與人鬥嘴、錯搬出祖師臨時契眾之機鋒、硬向一般人身上亂戳、不會祖師意、也學呵罵、此等人斥其爲魔、並不爲過。若對禪學一律視之爲魔、是魔已先坐在自己心中。

【問】靜坐時是否需要合眼後、即以眼觀鼻觀口觀心觀至丹田、而胸中默念佛號心惟而耳聽。（潘思旭）

【答】亦可如此。

【問】靜坐時或四威儀時、間有小腹發熱、未悉正當否。（龐乾善）

【答】靜坐有觀注丹田者、便有小腹發熱之象、行住臥如不注意、何能有之。恐此而有他故、但敬奉一言、果學佛則按佛家之

法、或禪或淨、採一而專。千萬不可攙雜外道錯謬之說、若誤信之、不但定慧不成、即此假身、現時亦將出毛病也。

【問】佛法一切緣生、請問靜坐時靜中忽生一念、此生起之緣是從何而來。（鍾觀靖）

【答】第七識不斷恆思量、亂時不覺、靜則知耳。

【問】坐修至靜寂時、若失了覺與照、便犯睡魔之病、在睡的時間內當然無知無覺、幾與活屍無別。此種現象的境界、亦屬頑空否。（謝元甫）

【答】頑空是說知見上之錯誤、與睡魔無關。

【問】坐至極靜時、不著空、不著有、但無形中不覺的微帶覺照、是否合于中諦觀否。

（謝元甫）

【答】從寂照雙融上體會去、自己飲水、不必問人冷暖。

【問】全空是頑空、稍有爲著相、中諦在有與無、空與實之中間否。（謝元甫）

【答】經中講空有、自有其界線。居士扯出「無實」來、屢攪、眼中揉砂矣。不明空色相即之時、便不明白中諦、試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矣、何處是箇中間。

【問】真空之體、仍是體空。此空有不二之中諦、現請指示此空有不二之中諦觀、應做如何解釋。並示中諦觀有何參考書。（須有近時詳解的方看得明白）。（謝元甫）

【答】諦與觀爲二事、須先明諦、而後作觀。解諦錯誤、只益邪見、作觀出錯、立招魔障。

矣。談此問題、必先澈明空有二法是如何、而後始能談中。欲得空有之詳、須求性相兩宗之典。求中之詳、有「中觀論」及「始終心要」。然皆非初機所能了解。學問之道、不可躐等。學佛亦然。若不備具佛學常識、驟談三諦三觀、縱言者盡淺盡細、恐閱者亦是似聾似啞。若問捷徑、心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句、訪求明師、苦研三年、聰明者少有其分。

【問】觀心方法、觀得不得其法、有使心火上焰而焚燒、往往喪命的、請問觀心的方法如何免斯弊。（謝元甫）

【答】此恐係修外道觀法所致、修觀宜先求明師、從止觀入手爲妥。

【問】上次郵呈問題十則、內有一問「靜

坐時靜中忽然念起此是何緣」一節、想是四緣中之親因緣未審妥否。（鍾觀靖）

【答】親因緣係染種子起現行、當然念起、而外境入根時、亦起妄念也。

【問】靜坐雙盤比單盤是否功德大一點、收攝妄念較易、與及身體健康效力大些、兩式有何別處。乞示。（黃涵）

【答】若論功德、只在定力如何、而與雙單盤腿無與焉。定能深入、而妄念自息、妄念常息、則心神寧靜、身體因之亦健、定屬於內、盤屬於外也。若論生理氣血、則雙盤較單盤勻停而已。

【問】學人極好靜坐且甚感興趣、欲求精微之善法、但看書愈多愈覺難懂、如甚麼「照顧話頭」甚麼「念佛是誰」。則如

墮五里霧中、所謂夜長多夢、其焦點不外收拾雜念、擬不管一切專向妄魔進攻、務達滅妄爲止、如此一切難題料必迎刃而解、是否有當乞示。（黃涵）

【答】先生自有方法向妄魔進攻、滅妄爲止耶。「照顧話頭」、「念佛是誰」。皆是禪宗斷妄之法、無人指點、當墮五里霧中。如欲研究、希先檢佛學小冊看之、略得門徑、再實用功、方有受用。

【問】有習靜坐友人邇來於靜坐時忽爾汗流浹背未識是何緣故。該友人又謂靜坐工夫純練時雖溽暑行於太陽下、亦不致流汗、未識佛門禪坐者也談此工夫否。

（胡正臨）

【答】佛門入定之工夫、層次甚多、豈止「也談」而已哉。

【問】「南泉斬貓」公案中、泉斬貓的真正的動機是什麼。趙州把鞋放在頭頂上而去、這又表示什麼。（陳炳林）

【答】爲兩堂眾人道不得、所以斬貓以啓之、後來有人能道得、所以頂鞋以印之。能道者只一人、居士及區區、皆非其匹。若說是痴人說夢、若聽是鹿驅陽燄、俱無是處。

【問】五燈會元卷五、石頭遷禪師法嗣——藥山惟儼禪師章中載「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至晚上堂眾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什麼處。其僧出眾而立。師下禪床把住。曰。大眾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卻歸方丈。」藥山爲什麼要推那僧人。藥山有沒有替那僧決疑呢。若沒有、爲什麼藥山又說「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呢。（陳炳林）

【答】「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卻歸方丈」便是與他決疑了。不過你我不會、多數人也不會耳。（附）居士意如習禪、宜先從永嘉禪宗、證道歌、壇經等熟讀之、少有心得、再求真參實悟、彼時以古德各語錄、作解粘去縛之工具、自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矣。

【問】六祖壇經機緣品中載「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什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六祖爲什麼說「我不會佛法呢」。（陳炳林）

【答】宗門下教人、多重逗機、令其自悟、不予解釋。緣聞講有會不會之別、心悟方是真自己者。故宗下語錄、不許註解。而其所言、皆是觀人觀事觀時、契機而發。有一種

問而多種答、有數種問而一種答、有問東而答西、有不答之答、或棒或喝、種種奇特、無非善巧。所謂以心傳心、局外人未大悟者、自是如聾如啞。今問「師云、我不會佛法」便是一種啓示。當時六祖既不解釋、今日如何叫我解釋。

【問】雲門山志裡面說參明話頭是隨便提出、一個話頭使學人用心、此種使其一念止百念之法、與淨宗念佛使一心不亂之法同否。（許智純）

【答】禪宗初本觀心、因其難行、後來演爲參話頭、今人多行此法矣。其意與念佛止妄、大體相同、惟一參一念、一起信求生、一起疑斷惑、是小異處。故古德云、禪與淨如同一手、不過手掌與手背而已。

【問】六祖壇經曰「東方人造罪、念佛求

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下文並未再說辦法、請問西方人造罪、尙有何法。(翟生)

【答】壇經爲祖師教人單刀直入指心見性之訣、必須連其上下讀之、方明其語氣。祖師宗門、教人見性、他偏念佛求生、是脚踏兩船、不如其法、故以方便語呵斥、使學人依法專一。若眞認極樂人造罪、則不免徐六擔板矣。如曰「吃茶去」、你即眞吃茶去、曰「驢年開悟」、你便眞待驢年、那簡直是逼著祖師去面壁。

【問】「書寫」亦可爲「止觀」之法嗎。
(吳茂松)

【答】書寫少近止觀、不能即是止觀。身心而不外馳、故曰少近、身心尙須起動、故曰不能即是。至云行住坐臥、不離這個、搬水

運柴、無不是道、皆是功夫到家者之事、與初學無分。

【問】禪宗開悟行者即證何果位、是否依發心大小而定。(李明揚)

【答】一人一功夫、各有各境界、豈能一語而概之。

【問】現在臺三藏法師有那幾位、及已開悟的禪師有那幾位、二者何種道行較深、功德較大。(李明揚)

【答】區區繭足不出交際、不便妄言。以致掛一漏萬。至云開悟者、肉眼凡夫、更不能知。禪藏各有獨到、區區皆爲門外、何能冒充通家、謬加議論。

【問】道鐘警明題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如何解釋。(陳燈逢)

【答】此偈非初學所宜問、稍一誤會、則落頑空。尤其今日崇尚物質之時、若不會圓解、益增他人斷見之邪也。

【問】坐禪是否觀想、而入定是否由觀想而來、觀想而幻想有何不同。（蔡世芳）

【答】禪曰靜慮、可坐可不坐、不是專坐即為禪也。觀想為另一法門、禪有時亦觀、然非觀想即禪也。至言定與觀之由來、更屬臆度、觀想之法、有借於定、入定之功、亦借助觀、總是二法、有互助之用而已。觀想幻想、名辭不同、實則皆出於「想」、不過一為方便、一為妄念。方便者依聖言量、有一定之法則、名曰正觀、能由權而證實。妄念者出自希求、由業識之貪境、名曰邪觀、能由惑而招魔。

【問】禪家諸祖、多教人離心意識參、未見

性人、如何能離心意識。能離心意識參、豈非已見性了。（潔園）

【答】禪家單刀直入、並不尋枝摘葉、離心意識、乃是正途、參是用功、此是因地。若覺是心、快快離去、覺是意識、亦復離去、畢到離無可離、亦是參無可參、到此地步、還說甚麼。何嘗教人心意識離後、來學初參。

【問】六祖大師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意旨如何祈求開示。（黃米田）

【答】心地指第八含藏識、諸種指道及善惡等因、雨喻指所遇諸緣、萌言發起現行、如植物萌芽、而後即結果也。

【問】小止觀中有六字治病訣（吹呼嘻呵噓哂）、聞道家亦有此法、不知六字來源如何。（鍾潔園）

【答】文化溝通、互相觀摩、彼此皆有、事非

止此。但此六字是彼此觀摩、或不謀而同、余學淺不能考其由。

【問】在壇經云「而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若不禪定不能解脫者，應該佛教對禪宗、特別大獎勵的需要嗎？愚迷請釋疑、道在心悟豈在坐也、這也是指使禪定需要否。（葉特華）

【答】佛法大綱、由戒生定、由定開慧、此是三無漏學、解脫之道。禪譯靜慮、不問禪淨律密、其修法皆是求定、統可名禪定。不定何由靜、不靜何由慧、不定不慧、何由解脫。居士以禪當坐解、大是錯誤、然求靜固以坐爲易入、並非凡坐者、即是禪也。

【問】在壇經的注解云、梵王至靈山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請佛爲衆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人天百萬、獨有大迦葉破顏

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衣鉢付囑大迦葉。以上未知佛陀拈花示衆的妙法、而且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請煩釋疑慮。（葉特華）

【答】佛只拈花、迦葉只笑、而又不立文字、分明言語道斷、居士教區區解釋、何不責備釋迦老子、不與明說。

【問】金剛經云、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請煩注解。（葉特華）

【答】請問居士口中說火、能燒物否。說水、能解渴否。若不能、則說火非火、說水非水矣。且經文句、都有承前啓後、若註解得體、必說其連貫處、與金剛無研究者、決非片言可喻。

【問】聽說六祖不識字、當然不會看經典、

又隨獵人十五年打獵爲生。請解疑下面之問題。不識字何能做祖師。打獵是殺生、犯戒麼。他是屬何宗。他是居士身、或出家身。六祖壇經是什麼經。（周怡君）

【答】六祖初不識字、悟後則一切皆通、不但識字、且能作偈作文、倘不通宗通教、何能繼承法統。初曾與獵戶同居、並非自身打獵、偶代獵戶守網、卻時開而放之、未見載有行獵之事、切勿誤會。祖師先爲居士、後已出家、倘不出家、何能承受衣鉢。六祖者、禪宗之第六代祖師也。六祖壇經、即是六祖壇經內容皆是提撕禪悟之語、非初學所知也。

【問】見迷惑、塵沙惑、根本無明與空假中三觀之關係、古言「小疑則小悟、中疑則中悟、大疑則大悟、若不疑則不悟。」之道

理相似嗎。（張瑞良）

【答】空觀深可斷見思、假觀深可斷塵沙、中觀深可斷根本無明。有疑則參、起參則悟、悟賴於參、參起於疑、故有是言。佛法原則、法法互通、爲清晰計、多各別立科。如人之身、外有五官百肢、內有五臟六腑、雖外內不相似、然卻彼此有關。

【問】修止觀法門如在止上用功過猛、是否會生流弊、若患血壓過高者、在坐時常將意存「丹田」是否與肛門發癢有關。

（吳任輝）

【答】止觀須寂照雙融、止多觀少則昏沉、觀多止少則掉舉、倘不如法、流弊甚多、發生疾病、更所不免。臺端宜向老僧請教、或熟讀「小止觀」而體驗之。

【問】禪門公案類多費解、或以非當其機

但觀表面之言、自難明其奧妙、惟是有人批評公案含意隱晦、問答雙方都無所得、務使不著邊際、愈怪愈好、不過問中亦有例外者、如趙州真際禪師從諗、幼作沙彌、從師至南泉普願禪師處參拜、普願在方丈睡眠、見諗來問曰、「你從那裡來」。從諗答、「從瑞像院來」、普願問、「還見瑞像麼」。從諗答、「瑞像雖不見、卻見臥如來」。普願喜得坐了起來、問你是有主沙彌、還是無主沙彌。答、「有主沙彌」。問那個是你主。答孟春天氣還冷、伏維和尚尊體起居萬福（即你是我主之意）、普願喚有管事僧來教、特別待遇這個沙彌、後從諗成爲普願法子、在禪師甚有名位、從上公案可見從諗語意極之奉承、直是爭取法嗣之一種手段、雖欲謂其不爭名利

可乎。而徒但以禪學高深、標榜於公案、絲毫不敢置喙、亦可憐愍者也。（李蓮階）

【答】批評之人、未究禪學、何能放言高論、君亦未學是道、莫如從闕、必學方知。此事千差萬別、所言有顯有晦、專爲參者道、非向眾人言。茲所舉者、乃普願見趙州利根、喜而收留、欲成就之、竟謂喜奉承、爭名利、過矣。

【問】妄念不生爲禪、坐見本性爲定、此妄念是什麼。如起善念、是否也是妄念。（鄭志西）

【答】妙明覺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如如不動。動即是妄、念皆是妄、不過惡者爲邪念、善者爲正念而已。但善又分有漏無漏之別、以無漏正念、除代邪念、久而邪去正存、便是藉善巧而進步、再能作到無念而

明即是寂照真心矣。

【問】鄙人之家隔鄰爲一木匠店，有一回其中一位學徒因尺寸比錯而將木料鋸壞，被其老闆大罵曰「東西是死的，人是活的，爲什麼鋸錯。」再而痛遭一棒，後此輩以藝成出人頭地，請問被罵之語句是
否有禪味居中。（張錦昌）

【答】「東西是死的，人是活的」之言，乃通常俗語，語之方域甚廣，十人九知，至無奇特，何有禪味。不必東扯西拉，張冠李戴。但禪實無一定之語，要在當時契機，所以「麻三斤」、「乾屎橛」等，都能觸機悟道。某老闆之俗語，出諸禪師之口，即是禪味，入諸學禪人之耳，亦是禪味。禪不禪，實不在語，而在於人也。

【問】「道無分高下」所道之「道」幾

何。（張錦昌）

【答】說少則惟有一，無二亦無三也，說多則恆沙難喻，破惑塵沙，則道有塵沙也。塵沙有幾何。君若知其確數，即得「道」之確數矣。明乎此，可莫先問道，先算塵沙。

【問】最近逝世之日本禪學權威鈴木大拙博士，是否已悟道之人。（張錦昌）

【答】我不是鈴木大拙，我何以知鈴木大拙已否悟道。

【問】鄙人在近日見一「醉人」，油然粗作一詩，祈師賜教。詩曰「立身旆動意神飄，出言亂語心數搖，世道禮義失綱常，千載財譽盃中消」。（張錦昌）

【答】醉漢作詩，向我來討甚事。請君說箇明白，方好開口奉告。使我爲彼詩作注解乎。因君在詩後畫有問號，以故有此疑問。

果爾這就未免多事矣。醉漢是中酒病之人，作詩是其呻吟之聲，若教我注彼之詩，不知彼第二句，即是自註，無待他人，若是問治酒病，待彼不再作詩，其病自己，不必擔憂。

【問】坐禪「入定」在生理上是否先要打通陰陽二脈，即道家謂任督二脈，能「入定」，是否爲「初禪」境界。（王超一）

【答】禪法靜慮觀心，今多改參話頭，然皆不有我，況乃色身。任督二脈，是色身中物，若著相於此，求其打通，便是我人四相，禪不取此。能「入定」是修因，「初禪」是修果。

【問】關於六祖壇經云「惠能爲逃避至四會與獵人同居一十五載，但是獵人所

趕來之獸類，他盡放生」，獵人那肯使六祖如此做法，住一十五年呢。（本如）

【答】按壇經中云「時與獵人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此段文理，須善解之，張網捕獸，是以空網按於地上，待獸來投，守網是獵人外出之時，此時正是空網，獵人去後，有獸觸網則放之，非獵人已得者，而與盡放也。且時與獵人說法，獵人出而不獲獸，亦不深責六祖不盡心也。

【問】在去年十一月左右，有一天，我上二樓，就在我剛進入客廳時，突然間，好像有一陣光貫入我的腦中，實在是奇妙的一剎那，就在那一瞬間，彷彿使我變了另外一個人，好像從一個緊閉的蛋殼中掙破出來一樣，心中突然有所了悟，知道人生

是短暫的、紅塵不是久居之地、還有一個真正自我的存在、就在那時起、我積極喜歡參禪打坐、請問這些現象是什麼原因。

（范馨友）

【答】台端前生、想是佛門修士、因有夙生定功、今生忽起現行。至云參禪打坐、卻不簡單、如不明教理、又不求明師、暗中摸索、恐非所宜。

【問】參禪打坐的工夫、一連持續了約二星期左右、有一天在酉時分、正在靜坐掃除念頭之際、突然著了一念、就因此一念未盡、忽然間彷彿覺得我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回來、一回到這個世界、或立刻聞到有濃郁的異香（清香）充滿在我的四周及整個房間裡。從此不論我上廁所沐浴、這股香氣都一直存在、尤其奧妙的是、

一看到金剛經、彷彿一目了然、每天晚上每當我解說金剛經給家慈聽時、日光燈便一明一滅連續了很多次（電源並無損壞）、請問這到底是什麼原因。（范馨友）

【答】金剛經如無師承、而能一目了然、又能為人解說、若不謬誤、此境非區區能及、亦非所知、須求有得有證之大德印證。如未經高明印證、自以為是、恐生障礙。

【問】由於沒繼續參禪打坐、可惜這種現象現在並未存在、不過每天偶而我仍可聞到異香、今年我已二十二歲了、雖喜歡佛法、但造詣很淺、請問您、我應研讀那些佛書、對我方有大助益。（范馨友）

【答】既於金剛經一目了然、即研金剛經便佳。古人雖云、不必看注解、乃是對已明

了教相之人所說、倘佛法大意、尙未清楚、閉門造車、恐多誤會、敬贈小冊兩種、登高必自卑耳。

【問】如來禪與祖師禪有何分別。（易知良）

【答】依經依教、而修持者、唐代以前之行人、多如來禪。自達磨西來、不立文字、指心悟性、而曰祖師禪。曰如來者、謂依世尊之法也。曰祖師者、謂遵達磨授法也。此亦世人強分、爲易說談而已、實則契機教人、並不泥於一法、達磨所用者、世尊已早用過。

【問】六祖壇經懺悔品第六說「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眞佛。」竊以爲提起念頭、是心放下、念頭是性、亦即禪者所說「放下便是」、更加禪定精進、不知此路可通否。（劉中一）

【答】提起放下、皆是因地過程、放下者、放下妄念、提起者、提起正念。大珠和尚答人無念、曰「無念者、無妄念、非無正念」此乃寂照雙融。若能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便是禪定、便是精進。

【問】近讀蓮池大師竹窗隨筆「勘驗」一節、所載一僧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僧答云「神前酒臺盤」。又一僧忽被推落水、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僧答云「伸脚在縮脚裡」。在我們淺學者看來、似是答非所問、牛頭不對馬嘴、實不能解。擬請大師將其意義、憑尊意賜予解釋。（高瞻）

【答】禪家語錄所載機鋒、多是勘驗功夫之語、並非講經說法教授初學。其言並非通常理論、乃屬觸一人之機而發、功夫到

者了然、功夫不到難契。故甲乙言者、丙聽不解、丙對乙者、知不能對甲。若知此意、貴居士下問、不但區區不能強解、即當時之

僧尚在、亦不與貴居士解也。貴居士發心學佛、自有初學之書、若學參禪、必求師承。

【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何用功。（林曾浩山）

【答】萬法皆不著相、只教正念分明。正念者、如學禪、參是正念、如學淨、念是正念。這樣用功、用功是因、所求何果、試問能曉得否。倘無師承、盲修瞎鍊、要提防怕有魔事在。

【問】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以至一合相、如何下功夫。（林曾浩山）

【答】這是理論、不是功夫。若說此理不明、那是未曾研經、這要在研經邊、下一番功

夫、便會了解。了解以後、或能於不著相、得些幫助、也未可知。

【問】何謂破本參、破後應如何行進。又末後句何解。幸詳言之。（張豁然）

【答】就論此問、本不能答、若答、也應該說本分話、能持名到一心不亂、就是破本參。倘說參是禪家事、竊聞禪家大德說、斷二惑、就是破本參、再問進行、就是破塵沙。「幸詳言之」、「禪家只許參、不尙言、且區區不會禪、言尙不能、況詳乎。」

【問】佛祖拈花迦葉微笑、到底佛祖傳什麼給迦葉呢。（程森樹）

【答】佛祖拈花之時、在場何止一人、高足林立、惟迦葉笑、餘人不知、可以想見。在下博地、凡夫、未親事佛、在場高足、尙且不知、不在場者、何能知他傳些什麼。佛法不可

妄作聰明、亦非躐等能進。

【問】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因一切法是佛法、萬法即佛的眞理、故「麻三斤」及「庭前柏樹子」以外以什麼東西都可以答應。譬如「大地山河、石頭一塊」等。（程森樹）

【答】禪宗之書、如指月錄、五燈會元等、皆是祖師逗機啓悟後學之密因、乃對學佛多年、參究已深之士所說。無師無學之門外漢、不解參之擔板漢、便讀此類書、等同幼稚園之學童、學微積分、不但一竅不通、還怕弄一身毛病。貴居士纔聽了幾句「一切法是佛法、萬法即佛的眞理」就認爲「甚麼東西都可以答」老實說、凡夫

若這樣作、即是無間地獄之業。初祖云「

學我者墮地獄、謗我者升天堂。」能玩味否。奉勸先求明師、先從初級入手。在下婆心、再贅一句、佛法有實權攝折、錯用不得。

【問】到底狗子有沒有佛性。（程森樹）

【答】貴居士既喜機鋒、最後咱們也來一次效顰。佛性姑且不談、請即下一轉語、狗子到底是沒有。

【問】禪宗之徹悟、是否因思維而得。（王心普）

【答】禪在今日、重參究話頭、要提起一句、時時照顧。古德教參、須離心意識、似思而實非思、以思有分別也。若言徹悟、自是參究功夫。

【問】由南泉斬貓之公案觀之、明心見性、是否重於救護眾生。（王心普）

【答】斬貓者、爲使一個學人悟證也、彼學人悟證、則斬貓有意義、彼人不悟、妄斬一貓、是真罪過。果能悟證一人、等救無量眾生、此貓作說法工具、當亦連帶得度也。但南泉有此手段、未嘗不可權便、他人而非南泉、不可引以爲例也。況此公案、後有許多爭辯、云南泉斬貓、不過口中說說、舉手作勢而已、並非取刀直斬。猶阿羅漢名曰殺賊、僅是寓言、豈每一羅漢、必經手染血腥也。

【問】壇經是否不須注釋講解、因此乃是祖師意、會之不須注釋講解、不會雖注釋講解亦無用也、鄙意注釋講解可以略明章句、於領會祖師旨意、不無小補、然乎否乎、又有以佛言而證祖語者、此等講義亦可閱乎。（王心普）

【答】壇經述事處、不妨加注、談道處、多是機鋒、若不會其中意者、如何注法。至云「注釋講解、可以略明章句、於領會祖師旨意、不無小補。」敝意不會者、免開尊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云望文生義、三世佛冤、一字錯轉、貽誤後學、且有因果在、還是不多事好。有心燈錄一書、即犯此過、大爲識者詬病。後段所問、不知何書、不敢冒然而斷、果皆有本之學、只要契理、似無不可。

【問】近日奉讀所著的「佛學常識課本」內有一段未能明瞭、即八正道的正見說。「正見、四諦各有四行相觀、合成十六行觀、名曰無漏行觀（甚繁不述）、能修此觀、見解纔得正確。」弟子讀至此、欲修正確的無漏行觀、因言甚繁、不敢勞神、老師抄錄寄下、爲此懇請指示出於佛經何

處、第幾卷、第幾頁。請示之、以便依經修行。

(王體仁)

【答】修行見道、分真見道。與相見道、得相見道、再修觀非安立諦。修此有三級段、一遣有情假緣智、二遣諸法假緣智、此二智謂之「法智」。三遣一切有情諸法假緣智、此一智謂之「類智」。復作勝義諦世俗諦二觀、按苦集滅道四諦論、每諦有一「法智」、「類智」、即四諦成八品、每品先成就「忍」法、後成就「智」法、合前「法智」、「類智」、共成十六心。由修成上舉之「法智」忍後、即證「法智」。由「法智」證「類智忍」、由「類智忍」證「類智」。苦集滅道四諦、各得此四行、故曰十六行相。此不過就問而略答、事極複雜、法載中阿含、俱舍論等、然各經亦散見、

希先檢佛學辭典、參四諦及見道兩條、自得其要、觀貴居士來問、字裡行間、頗見問道之誠、甚為欽佩。敬告一言。彼佛學常識課本、只是一種簡單介紹、須知法有難易、古德有訓、今日末法、修而可成、惟賴淨土。下手易而成功高、全收利鈍被三根。有師固佳、無師亦能成也。茲贈淺冊三種、乞勿以易而忽之。

【問】過去、現在、未來點何心。(林曾浩山)

【答】禪家之法、為啓他悟、語多指此託彼、意在言外、一事一機、各有所契。他人旁不相干、多事無益。當時兩人問答、尙是心會、並無講解、後人代說、便是夢話。曾居士恐未學禪、不解參看、所問所答、兩皆戲論。茲勉強露點消息、還得自參。「三心既皆不

可得」又問點那箇心、請曾居士覓到心時再點就對。

【問】「臨濟正宗」四字、是否禪宗內一部份名稱。（卓忠振）

【答】禪宗自達摩祖師、五傳而至弘忍、忍祖之下、二弟子爲神秀、慧能、秀祖爲北宗、能祖爲南宗。北後惟一、南則有五家、七家之別、五家者、一滄仰宗、二臨濟宗、臨濟祖爲玄義大師、此臨濟名之由來、乃南派禪宗也。餘三宗不問、略而不言。

【問】某師示寂時問他的弟子說「一句佛號、落在何處、速答速答」請示之。（田觀慤）

【答】此係彼師生之間、機鋒酬答之事。你我外人、皆不當機、況臺端未曾習禪、在下也不會逗機、俱應免開尊口、被葛藤纏縛。